

ONE HUNDRED
FAMOUS CLASSICS
IN CHINA

醒世姻缘传
(二)

中國
古典
名著
百部

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醒世姻缘传
【二】

清·西周生/著

远方出版社



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

买邻十里，仁者应如是。况逢此等佳山水，更有何方是美？无烦绛阙瑶台，只须此便蓬莱。且有女儿缘在，赤绳暗地牵来。

右调《清平乐》

却说明水镇有一个也上贵的富家，姓狄，名宗羽，号宾梁，虽是读书无成，肚里也有半瓶之醋，晃晃荡荡的，常要雌将出来。因家事过得，颇也有些侠气，人也有些古风，隔壁也开一个精致的店，招接东三府往来的仕宦。饭钱草料，些微有些撰手就罢，不似别处的店家，拿住了“死蛇”，定要取个肯心。遇有甚么贵重的客人，通像宾客一般款待，不留饭钱，都成了相知。往来的人都称他为狄员外。

一日间，有一顶抬轿，一乘卧轿，几头骡子，老早的安下店内。狄员外问那指使的人，说道：“店内歇下的是甚么官人？”回道：“是一位老爷，一位奶奶，一位小夫人，一个使女，两房家人媳妇，三个官家，是河南卫辉府人，姓薛，原任兖州府学的教授，如今升了青州衡府的纪善，前来到任。”狄员外又问：“这官人约有了多少年纪了？”回说：“也将近五十来的岁，极和气的好人。”狄员外自己走过店去与薛教授相见了，叙了些履历。狄员外教家里另取过茶去吃了。讲话中间，倒像似旧日的相知一般。狄员外别了回家来，分付了教人好生答应。薛教授也随了来狄员外家回拜。狄员外随设小酌相款，留吃了晚饭。说了更把天的

话，薛教授方别了回到下处。

第二日清早，薛教授送了四包糖缠，二斤莴笋。狄员外收了，赏了管家五十文钱；又备了一个手盒，请过薛教授来送行。薛教授封了五钱银饭钱送来，狄员外再三不肯收，薛教授只索罢了。只见天气渐渐阴来，就要下雨的光景，狄员外苦留，说：“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，都是小店，歇不得轿马。再二十里方是县城。这雨即刻就下，不如暂候片时。如天色渐次开朗，这自然不敢久留。若是下雨，这里房舍草料俱还方便，家常饭也还供得起几顿。”一边挽留，一边雨果然下了，薛教授只得解了行李，等那天晴。

从来说：“开门雨，饭了晴。”偏这一日阴阳却是不准，不紧不慢，只是不止，看看傍午，狄员外又备了午饭送去。薛教授合他浑家商议道：“看来雨不肯住，今日是走不成了。闷闷的坐在这里，不如也收拾些甚么，沽些酒与来狄东家闲坐一会。”薛奶奶道：“酱斗内有煮熟的腊肉腌鸡，济南带来的肉鲊，还有甜虾米、豆豉、莴笋。再着人去买几件鲜嘎饭来。”也做了好些品物，携到店尽后一层楼上，寻了一大瓶极好的清酒，请过狄员外来白话赏雨。真是“一遭生，两遭熟”，越发成了相知。这番并不说闲话，叙起两个的家常。

薛教授自说是“卫辉府胙城县人，名字叫做薛振，字起之，十七岁补了廪，四十四岁出了贡，头一任选金乡的训导，第二任升了南杞县的教导，第三任升了兖州府的教授，刚八个月，升了衡府的纪善。这几年积下些微束脩，倒苟且过的日子。只因家中一个庶母弟，极是个恶人，专一要杀兄为事的。今五十二岁，尚无子女，所以只得要回避他；不然，也还可以不来做这个官的。”狄员外问：“还是有子不举？还是从来不生？”薛教授道：“自荆人过门，从来不曾生长。”狄员外说道：“何不纳宠？”薛教授说：“昨临来的时节，也只得娶了一人，但不晓天意如何哩。”又问狄

员外：“有几位子女？尊庚几何？”狄员外道：“小老丈十年，今年整四十二岁。也是男女俱无。”薛教授问说：“有尊宠不曾？”狄员外道：“老丈到了五十二岁方才纳宠，可见这娶妾是不容易讲的。千个算命都说在下必定要到四十四上方可见子。”薛教授说：“若依了算命的口也说在下五十四上方开花，到五十六上方才结子。且说还有三子送终。”又说：“这明水的‘土厚民醇，风恬俗美’，真是仙乡乐土！”狄员外道：“往时这敝镇的所在，老丈所称许的这八个字倒是不敢辞，如今渐渐的大不似往年了，这些新发的后生，那里还有上世的一些质朴！”薛教授道：“虽不比往时，也还胜如别处。若说起敝乡的光景，越发不成道理了！不知贵处这里也许外人来往么？”狄员外道：“敝处倒不欺生。只是地土没有卖的，成几辈传流下去，真是世业。但这东三府的大路，除了种地也尽有生意可做。这里极少一个布铺，要用布，不是府里去买，就是县里去买，甚不方便。”薛教授道：“或是卖不行，怎么没个开铺的？”狄员外道：“别处的人，谁肯离了家来这里开铺？敝处本土的人只晓得种几亩地就完了他的本事，这撰钱的营生是一些也不会的。即如舍下开这个客店，不是图在饭食里边撰钱，只为歇那些头口撰他的粪来上地。贱贱的饭食草料，只刚卖本钱哄那赶脚的住下。”薛教授说：“怪道的，昨日刚才午转，从济南到这里，只走了七十里地，便苦苦的定要住了。”说着饮酒，不觉一更有余，雨还不止。狄员外打了伞，穿了泥屐，别了薛教授回家，分付安排早饭伺候。

次早，天色渐次开朗，薛教授收拾起身，见狄员外不以过客相待，倒不好再送饭钱，再三的作谢相别，许说崑人来谢。薛教授赴青州到过了任，那王府官的营生，且那衡府又是天下有名的淡薄去处，只好农口而已。年节将近，果然差了一个家人薛三槐带了二十斤糖球，两匹寿光出的土绢，写了一封书，专来狄家致谢。狄员外将薛三槐留住了两日，写了回书，封了两匹自己织的

绵袖，两只腊肘回礼。又送了薛三槐三钱银子。从此之后，两个时常往来，彼此馈送不止。一年二月间，薛教授又差了一个家人薛三省要赶清明回胙城去上坟，这明水是必由之路，顺便又有与狄员外的书礼。

却说狄员外正月二十日生了一个儿子，举家就如得了异宝的一般。薛三省到的这一日，正是这儿子的满月，亲朋都来举贺，治酒款待，甚是的匆忙。狄员外对薛三省说：“你薛爷大我十岁。算命的说我四十四方才得子，今刚交过四十四岁，果然得了儿子。你们薛爷对我告诉，也说从有算命的许他五十四上先要开花。不知小夫人有甚喜信？”薛三省道：“小夫人昨日，二月十六日，添了一位小姐。我来的那日，刚是第二日了。”狄员外道：“若据了两件事这等说得着，这命又是该算的了。”将薛三省留过了夜，次日打发去了。

狄员外三月十一日因薛教授常着人来通问，两年间并不曾回差一个人去，趁这三月十六日是他小姐的满月，与他送个贺礼，也要报他说生了儿子。随即备了一个五钱重的一个银钱，一副一两重的手镯，外又几样吃食之物，差了家人狄周骑了个骡子前去。到了薛教授家，拆看了书，收了礼，留款狄周住了两日，打发了回书，也回答了贺礼。两家相处，愈久愈厚，不觉已是八年。因考察五官，薛教授因与长史合气，被他暗地里开了个老疾，准了致仕。薛教授道：“住在这里八年，一些也没有出产，到不如丢吊了自在。但回家去，当不起这个恶弟要来算计，不如顺路住在明水那里。”果然五十六上得了个儿子，五十八上又添了一个次子。“等这两个儿子略长的大些，回家不迟。”一面收拾行李，一面先差家人薛三槐持了书央狄员外预先寻下房子，要在明水久住。

狄员外看这了书，与薛三槐说：“请你薛爷只管来，且在隔壁店中住下，从容待我陪伴了慢慢的自己寻那像意的房子。我在

这里专等。”一边将薛三槐先打发他去回话，一边着了人在这店后边房子扫地糊窗，另换了洁净床席，重新安了锅灶，铺设了器皿、桌椅之在，预备了米面柴薪，油盐酱醋，诸色完备。

不一日，薛教授带了家眷，在三四十里路上先差了薛三省来看下处，知得凡事齐整，飞也似去回了话。薛教授甚是欢喜。狄员外忙教家中整治饭食相待。一时，薛教授同家眷到了，进入后去，比那前日来的时节更是周全，比到自己家里也没有这等方便。狄员外随即过去拜了，亲自送了小饭，辞了回家。薛教授随即过来回拜。

次日，狄员外的娘子备了一桌酒，过去望那薛教授的夫人，初次相见，甚是和气，领出女儿合两个儿子来相见。女儿六岁，生他的时节，梦见一个穿素衣的仙女进他房去，就生他下地，所以起名素姐。大的儿子四岁，叫春哥。第二的儿子二岁，叫冬哥。看那素姐：

煖青的头皮，乌黑的是头发，白的是脸，红的是唇，纤纤的一双玉腕，小小的两只金莲。虽然是豆蔻含苞，后必定芙蓉出色。

就是那两个儿子也都不是那穷腮乞脸的模样。又请出小夫人来相见：

戴一顶矮矮的尖头髻髻，穿两只弯弯的趂脚弓鞋。紫堂色的面皮，人物也还在下等。细了眇的体段，身材到可居上中。虽然芝草无根，只怕骅骝有种。相见过，大家叙了半日话，各自散了。

次日，薛教授的夫人也叫了称了五斤猪肉，两只鸡，两尾大鲫鱼，二十只鲜蟹，两枝莲藕，六斤山药，两盘点心，过来回望。狄员外的娘子叫人置办了齐整款待，叫出儿子狄希陈见那薛夫人。因说起与薛素姐都是同年六岁，狄学生是正月二十日寅时生，素姐是二月十六日巳时生，狄学生比薛素姐大一个月。狄学

生虽不十分得标致，却也明眉大眼，敦敦实实的。在那薛教授的夫人心里想道：“若不是我们还回河南去，我就把素姐许与他做媳妇。”在那狄员外的娘子肚中算计：“他若肯在这里住下，我就把陈儿与他做了女婿。”两个夫人的心肠，各人回去都对着自己的丈夫闲说，却也丢过一边。

过了几日，薛教授央狄员外陪了拜那明水镇的人家，就带着寻看房子。薛教授因与狄员外商量，算计要开一个梭布店，房子要寻前面有店面的。看了许多，再没有恰好的；不是铺面好了后面的住店不够，就是后边的住房够了前面的铺面不好。

正没理会，恰好一个单教官的儿子单豹，当初他的父亲叫做单于民，做南阳府学训导。虽是一个冰冷的教官衙门，他贪酷将起来，人也就当他不起。缺了教授，轮该是他署印。那时新进了些秀才，住时该送一两的，如今三两也打发他不下来。他要了堂上的常规，又要自己斋里的旧例，家人又要小包，儿子又要梯己，鳖的些新秀才叫苦连天，典田卖地。内中一个程生，叫做程法汤，从幼无了父母，入赘在一个寡妇丈母家内，巴结叫他读书，因府考没有银子寻分上，每次不得进道，这一次不知怎的得闯进道去，高高的进了第二。这单于民狠命问他要钱，上了比较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几遭，把丈母合媳妇的首饰也烧化了，几件衣服也典卖了。丈母还有几亩地，算计卖来送了他，连女婿的两家人口却吃甚么？待不卖了送去，恐被他捉住便打个臭死。

正在苦楚，恰是八月丁祭，祭完了，取过那簿，查点那些秀才，但有不到的懒人，都是他的纳户，每人五六钱的鳖银子。程法汤点过名去，恭恭敬敬的答应下。他叫程法汤跪下，说道：‘那忘八的头目也有个色长，强盗的头目也有个大王，难道你这秀才们就便没个头目？看山的也就要烧那山里的柴，管河的也就要吃那河里的水，都像你这个畜生，进了一场学，只送得我两数银子，就要拱手！我没的是来管忘八乐工哩！’抬过凳来，叫门子

着实的打了二十五板，打的程法汤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一条单裤打得稀烂，两只腿打得丁黑了一块，心里气恼。进学原是图荣，如今把丈母媳妇的首饰衣裳损折得精光，还打发得不欢喜，被他痛打这一顿。如今棒疮又大发疼痛，着了恼，变了伤寒，不上四五日之间，死了。

有一个孙乡宦做了兵部主事，因景皇帝要废英宗太子，谏言得罪回来，在家闲住，闻得说有这一件事，心中大不平起来了，自己来与程法汤吊孝，必定验看了程法汤的臀。一只腿打得焮青，一只腿割得稀烂，看了大哭一场，随与单于民抵死做起对来，自己走到省下，两院司道都递了呈了。两院行了学道，后来把这单于民照贪酷例问了河间卫的军，追了七百银子的赃，零碎也打够二百多板子。把那行杖的两个门斗都问了冲驿的徒。这单于民虽不曾抖得他个精光，却也算得一败涂地的回家。

这单豹是单于民的个独子，少年时人物生得极是标致，身材不甚长大，白面长须，大有一段仙气。十八岁进了学，补过廪，每次都考在优等；在外与人相处，真是言不妄发，身不忘动。也吃得几杯酒，却从不晓得撒甚么酒风；那花柳门中，任你甚么三朋四友，哄他不去。在家且是孝顺，要一点忤逆的气儿也是没有的。自从单于民做了教官，单豹长了三十多岁，渐渐的把气质改变坏了，也还像个人。自从打杀了程法汤，这单豹越发病狂起来，先把自己的媳妇，今日一顿，不上两个月，吊死了。见了单于民的踪影，便瞪起一双眼来，小喝大骂，还捏起拳来要打。也不晓得呼唤甚么爹娘，叫单于民是“老生”，叫单于民的婆子是“老狗”，自己称呼是“我程老爷”。后来不止把气质变了，就是把那模样声音变得一些也不似那旧日的光景。一只左眼吊上去，一个鼻子却又歪过右边，脸上的肉都横生了，一部长须都卷得像西番回子一般。间或日把眼睛也不上吊，鼻子也不歪邪，见了爹娘，宛若就如平日驯顺，问他向日所为的事，他再也不信，说是

旁人哄他。正好好的，三不知又变坏了。进去岁考，他却不做文章，把通卷子密密写的都是程法汤诉冤说苦的情节，叙得甚是详细。学道喜欢他做得好，就高高的取了一个六等第一，还行在县里查究。县里回说：“他是心病。”那宗师说：“这不是心病，这还是有甚么冤业报应。”自从县详上去，宗师也就罢了。后来他父亲死了，决不肯使棺木盛殓，要光光的拉了出去。族中的人勉强入了材，他常要使狠头打开来看。一日防他不及，连材带凳堆倒地下，把材底打开，臭得那一村人家怨天恨地，要捉他去送官。他母亲瞒了他，从新叫匠人灰布了，起了个四更，顶门穿心杠子抬去埋了。

自从单于民埋过以后，那心病渐渐的转头，改变得吃了酒撒酒风。遇着赌钱的去处，不论甚么光棍花子，坐下就赌。人赢了他的，照数与了人去；他若赢了人的，却又不问人要。遇有甚么娼妓，好的也嫖，歹的也嫖，后又生出一身“天报疮”来。

单于发新买添的产业，卖得精空，只有祖遗的一所房子，与杨尚书家对门，前面三间铺面，后面两进住房，客厅书舍，件件都全。薛教授极是欢喜。只是杨有的对过，外人怎么插得进去？只得让杨尚书的孙子买了。央狄员外去说，薛教授要租他的房住，杨家满口应承，说：“这房子只为紧邻，不得不买，其实用他不着，任凭来住不妨。我这价钱使了一百五十两银子，每月也只一两五钱赁价罢了。”狄员外回来和薛教授说了，就封了半年的赁价九两银子，又分外封了一两八钱管家的常例，同狄员外送上门去。杨官人收了，道：“该有甚修整所在，你们自己随便修罢，记了帐算做房钱就是。”薛教授急忙修理齐整，拣了吉日，移徙了过去。狄员外敛了些街坊与他去送锅，狄员外的娘子也过日办了礼去与薛教授的夫人温居。薛教授自从搬进去，人口甚是平安。狄员外两个时常一处的白话，商量要开布店。

一日，有一伙青州的布客从临清贩下布来。往时这明水不是

个住处，从临清起身，三日宿济南城东二十五里王舍店，第四日赶绣江县住。这一日因有了雨，只得在明水宿了。狄员外与那些客人说起话来，讲说那布行的生意。那些客人从头至尾说了个透彻。因说有一个亲戚要在这里开个布铺。客人说：“这有何难？我们三日两头是不断有人走的，叫他收拾停当，等我们回来的时节，就了他同去。这是大行大市的生意，到我们青州，稳稳的有二分利息。若止到这里，三分利钱是不用讲的。这梭布行又没有一些落脚货，半尺几寸都是卖得出钱来的。可也要妥当的人做。若在路上大吃大用，嫖两夜，若在铺子里卖些低银，走了眼卖块假银子，这就不的了。你只叫他跟着俺走，再没有岔了的路。”狄员外问：‘你们赶几时回来？我这里好叫他伺候。’客人道：“俺有数，二十日走一遭，时不爽的。就是阴天下雨，差不了半日工夫。”那日众人吃的饭钱，狄员外也再三不肯收他的，打发起身去了，方与薛教授说知，叫他收拾下银子，差下人，等他们来到就好同行，收拾停当铺面，货到就好开铺。薛教授兑足了五百两买布的本钱，又五十两买首帕、汗巾、暑袜、麻布、手巾、零碎等货，差了薛三槐、薛三省两个同去，往后好叫他轮替着走。

到日期，那些客人果然回来，就领去见了薛教授，管待了酒饭，即时叫薛三槐两个一同起身。不日，同了那些人买了许多布，驴子驮了回来，拣了日子开张布铺。这样一个大去处，做这独行生意，一日整二三十两的卖银子。薛三槐两个轮着：一个掌柜，一个走水。薛教授没有事做，镇日坐在铺里看做生意。狄员外凡是空闲，便走到薛教授店里坐了，半日的说话。后业，两家越发通家得紧，里边堂客也都时常往来，狄希陈也常跟了狄员外到薛教授铺中顽耍，也往他后边去。只是那薛家素姐听见狄希陈来到，便关门闭户的躲藏不迭。他的母亲说：‘你又还不曾留发，都是小孩子们，正好在一处顽耍，为甚么用这样躲避？’素姐说：

“我不知怎么，但看见他，我便要生起气来，所以我不耐烦见他！”母亲笑道：“小家子丫头！你见与他些果子吃，嫌他夺了你的口分？明日还要叫他与你做女婿哩！”素姐道：“那么，他要做了我的女婿，我白日里不打死他，我夜晚间也必定打死他，出我这一口气！”母亲笑道：“这丫头，不要胡说！”这样闲话，只当是耳边风，时常有的。

又迟了两年光景，薛教授见得生意兴头，这样鱼米所在，一心要在这里入了籍，不回河南去了，常与狄员外商议。狄员外道：“既是心爱的去处，便入了籍何妨？这里如今也同不得往年，尽有了卖房子合地土的。我明日与经纪说，遇着有甚么相应的房产，叫他来说。”

这一年，狄员外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因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叫是巧姐。薛教授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十月立冬的日子生的，叫是再冬。彼此狄、薛两家俱送粥米来往。一日，薛教授使了个媒婆老田到狄家要求巧姐与再冬做媳妇。狄员外同他娘子说道：“我们相处了整整的十年，也再没有这等相契的了，但只恐怕他还要回去，所以不敢便许。”老田照依回了话。薛教授道：“我之意要在这里入籍，昨日已央过狄员外与我打听房产了。若再不相信，我先把素姐许了希哥，我们大家换了亲罢。”老田又照依与狄员外说了。狄员外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再没得说了。”老田领了分付，回了薛教授的话，择了吉日，彼此来往通了婚书，又落了插戴。那薛教授的夫人向着素姐取笑说：“你道看了他生气，如今可怎么？果然做了你的女婿了。”素姐道：“再没有别的话说，只是看我报仇便了！”他母亲说：“这等胡说！以后再不与你说话！”素姐说：“我倒说得是正经，娘倒恼将起来哩。”两家原是厚交，今又成了至亲，你恭我敬，真如胶漆一般。一个河南人，一个山东人，隔着两千里地结了婚姻，岂不是“有缘千里能相会”？但只是素姐讪语不好。后来不知怎生结果，再看下回接说。



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

风气淳漓不自由，中天浑噩至春秋；

真城日渐沦于伪，忠厚时侵变作偷。

父子君臣皆是幻，弟兄朋友总如仇；

炎凉热利兼凌弱，谄富欺贫愧末流。

天下的风俗也只晓得是一定的厚薄，谁知要因时变坏。那薄恶的去处，这是再没有复转淳庞。且是那极敦厚之乡也就如那淋醋的一般，一淋薄如一淋。这明水镇的地方，若依了数十年先，或者不敢比得唐虞，断这不亚西周的风景。不料那些前辈的老成渐渐的死去，那些忠厚遗风渐渐的浇漓，那些浮薄轻儇的子弟渐渐生将出来；那些刻薄没良心的事体渐渐行将开去，习染成风，惯行成性，那还似旧日的半分明水！

那有势力的人家广布了鹰犬，专一四散开去钻头觅缝，打听那家有了败子，先把那败子引到家内，与他假做相知，叫他瞒了父兄，指定了产业，扣住了月分，几十分行利的数目，借些银子与他。到了临期，本利还不上来，又把那利银作了本钱，利上加利。譬如一百两的本，不消十个月，累算起来就是五百两。当初那一百两的本又没有净银子与你，带准折，带保钱，带成色，带家人抽头，极好有七十两上手。若是这一个败子只有一个势豪算计，也还好叫他专心酬应，却又有许多大户，就如地下有了一个死鸡死鸭，无数的鸱鹰在上面旋绕的一般。这是以强欺弱，硬拿威势去降人的。

又有那一等，不是败子，家里或是有所精致书房，或是有甚亭榭花园，或是有好庄院地土，那人又不肯卖，这人又要垂涎他的，只得与他结了儿女婚姻，就中取事。取得来便罢，取不来便纠合了外人发他阴事。家鬼弄那家神，钩他一个罄净！若有有饭吃的人家，只有一个女儿，没有儿子的，也不与他论甚么辈数，也不与他论甚么高低，必定硬要把儿子与他做了女婿，好图骗他的家私。甚至于丈人也还有子，只是那舅子有些脓包，丈人死了，把丈人的家事拾个丝毫不剩，连那舅子的媳妇都明明白白的夺来了做了妾的。得做就做，得为就为，不管甚么是同类，也不晓得甚么叫是至亲！

侥幸进了个学，自己书旨也还不明，句读也还不辨，住起几间书房，贴出一个开学的招子，就要教道学生，不论甚么好歹，来的就收。自己又照管不来，大学生背小学生的书，张学生把李学生的字，也不管那书背得来背不来，仿写得好写得不好，把书上号的日子、仿上判的朱头、书上的字也不晓与他正一正，仿上的字也不晓得与他改一改。看了一本讲章，坐在上面，把那些学生，大的小的，通的不通的，都走拢一处，把那讲章上的说话读一遍与他们听，不管人省得不省得，这便叫是讲过书了。有那做文章的，也并不是晓得先与他讲讲这个题目，该断做，该顺做，该先断后顺，该议论带叙事，或两截，或门扇，怎样起，怎样提，大股怎的立意，后比怎样照管，后边怎样收束，只晓得丢个题目与你，凭他乱话，胡乱点几点，抹两抹，驴唇对不着马嘴的批两个字在上面。有那肯问的学生去问他些甚么，妆起一个模样来吆喝道：“你难道在场里也敢去问那宗师么？”这是支调之言，其实是应不出来。如今的时文纯是用五经，用苏文的，间有用秦、汉、《左》、《史》等传的，他自己连一部的《通鉴》梦也不曾梦着。学生们买部坊刻叫他选择，把些好的尽数选吊，单单把些陈腐浅近的选将出来。要起束修来，比那钱粮更紧。

有那天分高的学生，自家崛起进了学，定住了数目，一二十两的要谢，应得不甚爽快，私下打了，还要递呈子。若是误投了一个先生，你就要抽头去了，就如拿逃军一般，也定要清勾你转来。除非变了脸，结了仇便罢，再不然，后来不读了书。你若还要读书，后来进了学，你只跟他读一句“赵钱孙李”，他也要诈你个肯心，再没有不成仇敌的。间或有个把好先生，不似这等的，那学生又歪憋起来了，进了学拜也不拜一拜，甚至撞见揖也不作一个的。后生们见了八九十岁的老人家，有得好的不过躲了开去，笑他弯腰屈背，倒四颠三的。还有那样轻薄的东西，走到跟前扑头撞脸，当把戏撮弄的。但那老人家里边也不照依往时个个都是那先朝法物，内中也有那等倚老卖老，老而无德的人。

那些后生们戴出那跷蹊古怪的巾帽，不知是甚么式样，甚么名色。十八九岁的一个孩子，戴了一顶翠蓝绉嵌金线的云长巾，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，大红段猪嘴鞋，有时穿一领高丽纸面红杭紬里子的道袍，那道袍的身倒只打到膝盖上，那两只大袖倒拖到脚面。口里说得都不知是城的俚言市语，也不管甚么父兄叔伯，也不管甚么舅舅外公，动不动把一个大指合那中指在人前掇一掇，口说：“哟，我的儿哥阿！”这句话相习成风。昼夜牛饮，成两三日不回家去。有不吃酒的，不管是甚么长者不长者，或一只手拧了耳朵，或使手捏住鼻子，照嘴带衣裳带碗家灌将下去。有一二老成不狂肆的，叫是怪物，扭腔支架子，弃吊了不来理的，这就唤便宜，不然，统了人还来征伐。前辈的乡绅长者，背地里开口就呼他的名字。绝不晓得甚么是亲是眷，甚么是朋友，一味只晓得叫是钱而已矣！你只有了钱，不论平日根基不根基，认得不认得，相厚得不知怎样。你要清早跌落了，那平日极至的至亲，极相厚的朋友，就是平日极受过你恩惠的，到了饭后，就不与你往来，到了日中，就不与你说话，到了日落的时候，你就与他劈头撞见，他把脸扭一扭，连揖也不与你作一个，若骑着匹马

或骑了头骡子，把那个尿脸腆的高高的，又不带个眼罩，撞着你竟走。若讲甚么故人，若说甚么旧友，要拿出一个钱半升米来助他一助，梦也不消做的。你不周济他也罢了，还要许多指戳，许多笑话，生出许多的诬谤。这样的衣服，这样的房子，也不管该穿不该穿，该住不该住，若有几个村钱，那庶民百姓穿了厂衣，戴了五六十两的帽套，把尚书侍郎的府第都买了住起，宠得那四条街上的娼妇都戴了金线梁冠，骑了大马，街中心撞了人竟走！

一日间，四五个乐工身上穿了绝齐整的色衣，跟了从人，往东走去。过了一歇，只见前边鼓乐喧天，抬了几个彩楼，里面许多轴帐、果酒、手盒。那四五个乐工都换了斩新双丝的屯绢圆领，蓝绢衬摆，头上戴了没翼翅的外郎头巾，脚上穿了官长举人一样的皂靴，腰里系了举贡生员一样的儒绦，巾上簪了黄灿灿的银花，肩上披了血红的花段，后边跟了许多举人相公，叫是迎贺色长。迎到院里边演乐，厅上摆酒作贺，把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怪异得呼天叫地，都说不能眼里不曾看见，就是两只耳朵里也从来不曾听见有这等奇事。

一个秀才叫是麻从吾，不要说那六府里边数他第一个没有行止，只怕古今以来的歪货也只好是他第一个了！且姑举他一两件事：人说“吃了僧道一粒米，千载万代还不欠”。这道士的饭是好吃他的？况是个廩膳，又说不得穷起，他却指了读书为名，起到一个张仙庙去，昼夜住将起来。先时也还跟道士吃饭。道士吃粥，他也便随了吃粥，道士吃饼，他也随了吃饼。后来渐渐的越发作梗起来，嫌粥吃了不耐饥，定要道士再捍上几个饼，嫌光吃饼躁的慌，逼那道士再添几碗饭。后来不特吃饭，且要吃酒，不特吃饼，且要吃肉！道士应得略略懈怠，是要拳打脚踢一顿。道士师徒两个住时出去与人家念一日经，分的那供献、馍馍、点心、灯斗里的粮食，师徒两个的衬钱、藏在袖里的茶饼，辛苦一日，三四日还快活不了。自从有了这麻从吾，“大风里吊了下巴，

嘴也赶不上的”。起初师徒齐去撰钱还好，都去了几遭，那房里有斗把米豆，麻从吾拿了回家去与自己的老婆、儿子吃了，几件衣裳，拿去当了他的，单单剩了一床棉被，又夺了盖在自己身上，致使那道士的师徒不敢一齐走出，定要留下一个看家。少了一人撰钱，反多了一人吃饭，怎生支拽得来？也受他作害了一年零三个月，那道士师徒只得“三十六计”！

麻从吾等了一日，至二更天气，不见两道士回来，好生痛恨。等到次日已牌时分，等他回来做饭，那里有个踪影。算计弄开他的房门，凭他甚么东西且拿来换食吃在肚里，走到跟前，把那锁托了一托，豁喇一声吊在地上，原来是一把没有簧的锁皮，开进房去一看，连炕上一领芦席都不知从几时揭得去了，口里骂道：“这两个狠牛鼻子！亏他下得这们狠，抛撇我走了！我这一日多不曾吃饭，走回家去才吃，叫老婆孩子也笑话。没奈何的，且把那个铁磬拿去换些饭吃。”走进大殿上去，往四下一看，莫说铁磬，连那面大皮鼓也都没了！麻从吾发恨，咬得牙关刺刺价响，发咒要处置他师徒两个。

过了两日，写了一张呈子，呈为拐盗事，称说：“在张仙庙读书，因托道人杨玄择并贼徒凌冲霄看守书房，供伊饭食一年有余。今月十八日，因生会课他出，玄译率徒将生铺陈、衣服、古董玩器、名画手卷、书籍琴剑，盗拐无踪。伏乞尊师差人严缉追偿。”上呈赴绣江县递准，差了两个应捕，四下捉拿。倒是那两个差人有些见识，说：“这个麻相公是有名没德行的个人，嗜和尚吃道士的，他有甚么铺陈、衣服叫道士偷去？这样瞎头子的营生，那里去与他缉捕？”丢在一边。

麻从吾见两上差人不去拿那道士，一日跟了投文又上去禀那县官道：“生员所失的东西，不下千金，都是可舍得过的。若不急急追捕，只恐怕把许多藏书名画失落无存，不为小可。两个差人受了那两个道士的重贿，不肯拿他见官。”县官拔了一枝签，